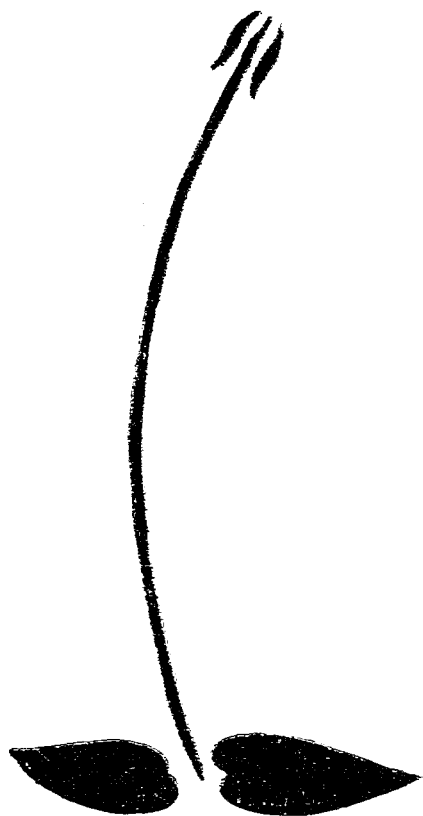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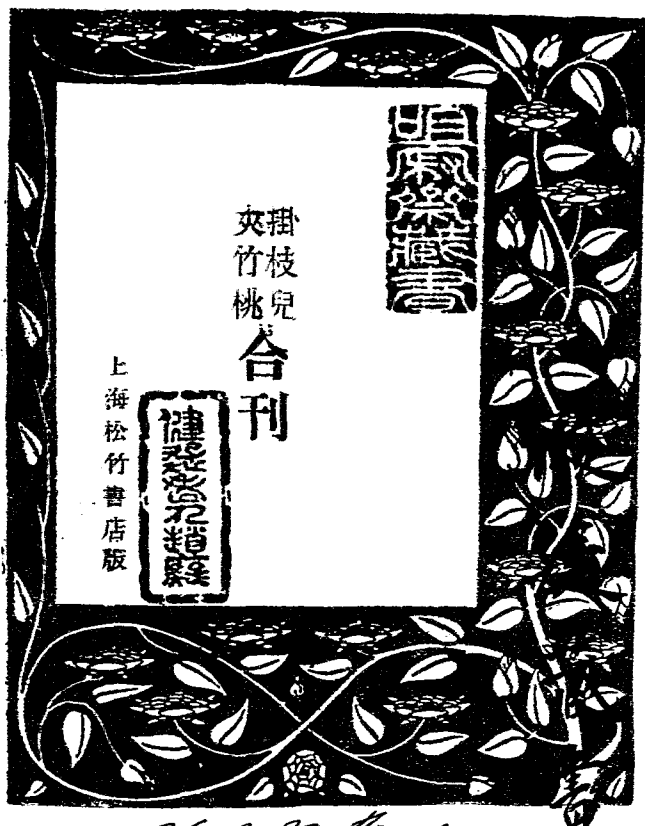




斯書之妙趣。誠所謂留餘馨。
經年弗散。小品中之敢死隊也。蓋無
「目著偉作」之浩氣。然為永精粹。
柔媚態。有過而無不及。孰謂「小品」乃
「席中」之小菜。乎。小品確有盛筵席中
之瑰色。醇酒也。近席缺之。詎非古之
風景。不替。今黃鶴歌。趙癡題。

MG
I 276.2
246



26.2.20 Ca. 70.



3 2168 4457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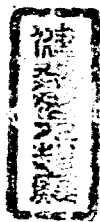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五日重版

不准翻印

每册實價大洋四角
上海松竹書店發行

掛枝兒
夾竹桃
合刊

序



花底閒人枯坐花陰，默觀花間之蠕蠕者，擬息自在，或而奇，或而偶，或而上下飛舞，比翼並蒂，咸獲天地之真趣。嗚呼，花蟲一微生物耳！具體固微，其動作則各適其適，蓋一花一葉之間，別有天地也。夫天地迺萬物之逆旅，萬物則賴之生存。其循環往覆，不生不滅之故，斯又感於陰陽之氣也。陽直陰闕，造化之精，天地之真也。得天地之真而生，失天地之真而滅。大凡鳥獸草木，能乘天地之真，和陰陽之趣者，罔弗動作自在，油然而生。佛云極樂世界，卽是此境。人獨易於苦惱者何？適失天地之真，陰陽之趣，自縛束耳。是故處於

朝市者雖樂而苦，處於田野者雖苦而樂。其趣之真僞可以判矣。我思真趣，我之靈魂一縷，倘恍迷離，不禁已化莊子之蝶，栩栩混入花叢，一似身細如芥，與諸蛩蟻上下飛舞，偎紅倚綠，真個銷魂，快哉已深入極樂世界！沉酣之際，會浮白主人持掛枝兒夾竹桃二卷，索余評語。展卷細嚼，口齒生芬不啻身入極樂世，獲得真趣也。爰是拈毫濡墨，逐節加評。藉蒼茫煙水之真，繪明媚風光之趣，洵人世間第一樂境。我附其後，亦云幸矣。

掛枝兒
夾竹桃
合刊
目次

掛枝兒

調情(一)

調情(二)

罵杜康

謝杜康

錯認

咳嗽

贈瓜子

做夢

問咬

分離

寄書

偷真

相思

預愁

噴嚏

倦纏

癡想

病

得瘡

自怨

送情人

憶別

跳槽

情淡

是非

噓妓

自明

自悔

黑心

見書

春

冬

雨

雞

荷珠

粽子

鏡子

金鍼

裹脚

帳鉤

簾

夾竹桃

將謂偷閒

萬紫千紅

鞦韆院落

出門俱是

月移花影

計程應說

絕勝烟柳

總把新桃

一朵紅雲

門泊東吳

故燒高燭

牧童遙指

曉窗分與	一枝紅杏	怕有漁郎	却教明月	却疑春色	惟解漫天	多少工夫	閒敲棋子	摘盡枇杷	纔了蠶桑
家家扶得	杖藜攜酒	盡是劉郎	野渡無人	青草池塘	不是愁中	不知春去	閒看兒童	併作南來	短笛無腔
輕烟散入	東風吹水	前度劉郎	緩尋芳草	莫遣紛紛	不信東風	又得浮生	添得黃鸝	滿架薔薇	兩山排闥
吹面不冷	輕薄桃花	沙上鳬鷗	夕陽簫鼓	玉人歌舞	絲絲天棘	惟有葵花	困人天氣	也傍桑陰	飛入尋常

江城五月	不道人間	風景依稀	月鉤初上	紫薇花對	無復明朝	月中霜裏	與梅併作	野芳雖晚	水遠山遙
西出陽關	滿塔落葉	直把杭州	數聲漁笛	爲有源頭	最是橙黃	惹得詩人	不脫簑衣	四十餘年	莫管城頭
一任兩山	臥看牽牛	映日荷花	一池月侵	此日中流	纔有梅花	深深籠水	慢騰騰地	君王又進	滿眼蓬蒿
白雲明月	明月明年	淡妝濃抹	紗帽閒眠	回頭不是	夜半鐘聲	雪却輸梅	池上於今	怎忍花前	一滴何曾

不妨遊衍
五湖烟景
海鷗何事
但逢佳節
安得元龍
餘音嘹亮
好收吾骨
爲問蟠桃

疑是蟾宮
西樓望月
枕簟仍教
更待銀河
斷橋垂露
賞心從此
豁然直到

暫時相賞
微軀此外
愁見河橋
夜深搔首
醉把茱萸
教兒且覆
也應無計

何用浮名
直欲漁樵
男兒到此
相送柴門
空戴南冠
不須檀板
庭院春深

掛枝兒

調情 (二)

嬌滴滴玉人兒，我十分在意，恨不得一碗水吞你到肚裏。日日想，日日捱，終須不濟。大着胆，上前親個嘴。謝天謝地！他也不推辭。『早知你不推辭也，何待今日方如此？』

花底閒人曰，男女之感情，愛到極深，則喜怒哀樂，必因之而發。『恨不得一碗水吞你到肚裏』，其謂之恨，實愛之深也。



愛之難得而驟得之，直不知說何種溫柔語以白其愛，於是欲吞可人入肚，足徵其三萬八千毛孔中，無孔不吸收得可人之小影也。哀怒固可生恨，喜樂亦可生恨，皆在極處可見。所謂眼淚哭得出來，亦笑得出來。

大膽親嘴而後，不見可人推辭，則曰：『早知你不推辭也何待今日方如此！』語意似自怨遲誤。庸知男女之情好，滋味至濃至寡之時，即在欲親嘴不得親嘴，並不敢冒昧親嘴之候，若疎若密，若親若遠，一個悶葫蘆，真可顛倒人之魂魄。迨能親嘴而後，了無趣味。惜乎解此滋味者眇也。必欲見一可人，信手招來橫陳榻上，脫得赤條條，學關東大漢推車兒，高搭兩瓣金蓮，

操如杵之勢，揉含苞之蕊，鏖戰長宵，狂抽千百度，鬧得骨軟筋酥，臭汗一身，又何趣哉！我佛曰：罪過罪過！

調情 (三)

俏冤家扯奴在臄兒外，一口兒咬住奴粉香腮，雙手就解香羅帶。哥哥等一等，只怕有人來。再一會無人也，褲帶兒隨你解。

花底閒人曰：偷婦人最難解者是一根褲帶。追解之也，則妙事成矣。當其將解之時，則別有一種綺情，繫在那根褲帶上。不知解斯帶者，能領略其中滋味否？

罵杜康

俏娘兒指定了杜康罵；你因何造下酒，醉倒我冤家？進門來一交，跌在奴懷下。那管人瞧見，——幸遇我丈夫不在家。好色貪盃的冤家也，把性命兒當做耍。

花底閒人曰，一交跌得真巧，恰好跌在可人懷中，可謂醉得有趣。

所謂色胆包天。
大非斯時。
可人風光。
味乎？

錦帳春溫，繡衾香暖，鴛鴦酣戰於溫柔鄉，一則柳腰慢擺，一則粉臀頻搖，芳氣吁吁，香津噴噴之際，枕畔別有一種嬌聲，惟聞要死要活，何嘗不把性命兒當頑耍耶？

謝杜康

杜康哥，我把你做恩人叫。虧殺你造下酒，成就了多少相交。三盃落肚其實妙。春興虧你發，春愁虧你消。生澁澁要去的冤家也，虧你弄醉留住了。

花底閒人曰：發我春興，消我春愁，皆可不十分借重，惟生澁澁要去的冤家，被君留住，烏得不感而謝也。第我摯愛之冤家，若爲他人留住，我仍欲罵矣。

錯認

月兒高，望不見我的乖親到。猛望見牕兒外，花枝影亂搖，低聲似指我名兒叫。雙手推牕看，原來是狂風擺花梢。喜變做羞來也羞又變做惱。

花底閒人曰：風月弄人，撩我春思。窺牕外月弄花影，若似郎形；聆牕外風掃枝聲，若似郎來呼我。斯非遠懷入癡想者，必不能達此幻境。夫初喜者，喜冤家來也；復而羞者，羞爲風月所舞弄也；羞而變惱者，爲誰耶？當是惱在薄倖郎身上。傻女兒亦太癡矣！風姨月姊，亦太諠矣！

咳嗽

俏冤家，人面前瞧奴怎地？牆有風，壁有耳，切忌着疎虞。來一會，去一會，教我禁持一會。你的意兒我豈不曉？自心裏，自家知。不好和你回言也，只好咳嗽一聲答應你。

花底閒人曰：相對無言，各以眼角眉梢暗傳消息，個中滋味最苦惱，亦最有趣味。可人亦不必埋怨俏冤家。彼來一會去一會也，正是丟不得捨不得。脫其掉頭不顧，等於路人，縱卿咳嗽一千聲，亦無人感謝你。

贈瓜子

瓜仁兒本不是個希奇貨，汗巾兒包裹了送與我親哥。一個個都在

我舌尖上過。禮輕人意重，好物不須多。多拜上我親哥也，休要忘了我！

花底閒人曰：瓜仁兒，誠哉不爲希奇貨也。妙在皆從舌尖上翻過筋斗，沾美人之香唾，其酸甜苦辣，必曾費一番心血，合而和成。第冤家嚼之，是何滋味，斯當以忘我不忘我判也。『禮輕人意重，好物不須多，』脫遇薄倖兒，祇嫌禮輕而不覺人意重，不愛物好而憎其不多者，吾知癡心女子，到此必迴腸百折，惟以眼淚加之。或呵吾曰：『焚琴煮鶴，太煞風景矣。』

做夢

我做的夢兒，倒也做得好笑。夢兒中，夢見你與別人調；醒來時，依舊在我懷中抱。也是我心兒裏丟不下，待與你抱緊了睡一睡着，只莫要醒時在我身邊也，夢兒裏又去了。

花底閒人曰：明明在我懷抱中，反夢與別人調弄，蓋因其一點靈犀，早裏住一個妬字。因夢中見冤家與別人調弄，所以醒後必抱緊睡一睡，其間妙境乃是一個癡字。一妬一癡，皆是女兒天賦之妙性。爰是醒時只想冤家貼身邊，夢中亦不放冤家他去，一個醋葫蘆，何嘗不是男兒的極樂世界。然夢而不夢，不夢而夢，亦不知顛倒多少癡女子矣。

問咬

肩頭上現咬着牙齒印。你實說那個咬，我也不瞞，省得我逐日間將你來盤問。咬的是你肉，疼的是我心。是那一家冤家也，咬得你這般樣的狠？

花底閒人曰：牙齒印不咬在別處，獨咬在肩頭，其咬時之妙境可想矣。夫詰問其咬者，必是尋常慣咬之人，諄諄詢之，非惜彼肩頭一塊肉，蓋妬其咬時之妙境耳。

「咬的是你肉，疼的是我心，」說得又酸又甜，又嬌又嫩。脫使與彼夢遊巫山焉，當雲濃雨密狂揉劇播之時，則一口咬來，

雖較舊痕尤狠，其心亦必不疼也。

分 離

要分離除非是天做了地，要分離除非是東做了西，要分離除非是官做了吏。你要分時分不得我，我要離時離不得你。就死在黃泉也，做不得分離鬼。

花底閒人曰：生離死別，乃人間最傷心事，以最傷心事，而人人不能免之，惹得許多癡男怨女，魂銷腸斷。噫，蒼蒼者亦太不仁矣！

寄書

捐書人出得門兒驟，叫丫鬟喚轉來，我少分付了話頭。『你見他時，切莫說我因他瘦。現今他不好，說與他又添憂。若問起我身體也，只說災病從沒有。』

花底閒人曰：殷殷以平安二字慰檀郎，分明因郎瘦而諱說瘦，因郎作客而怕添郎愁，此皆是牝糠夫歸之至情語。娓娓纏綿，蓄有天地之正氣，非綺羅叢中，以淫慾結合者，所克道其一字。若是言情，乃得情之真越。足見夫婦之真情真愛，大都在牝糠井臼之間。

圈情尤甚 動人

昔有一婦不識字，欲寄書於檀郎，輾轉無術。遂握管當頭畫一單圈，次畫一小圈，次畫一大圈，中加一點，次密密濃圈一段，次畫一單圈，次畫一雙圈，次畫一單圈，次畫一破圈，終畫一行密圈，直圈到底。復有譯作文云：『相思欲寄無從寄，畫個圈兒替。』語在圈兒外，心在圈兒裏。我這裏密密加圈，你須密密知儂意。單圈兒是我，雙圈兒是你。整圈兒是團圓，破圈兒是別離。更有那說不盡的相思，把一路圈兒圈到底。『其詞固雋，其情固妙，然不及前段寥寥數語，真摯且正大也。』

描真

碧紗牕下描郎像，描一筆，畫一筆，想着才郎，描不成，畫不就，添惆悵。描只描你風流態，描只描你可意龐。描不出你溫存也，停着筆兒想。

花底閒人曰：凡人處處皆可畫，惟溫存極難畫。雖持吳道子畫佛，羅兩峯畫鬼，仇實父畫祕戲圖等技，亦當擱筆。而彼可人，偏欲畫之，雖停着筆兒想，又豈能得其萬一哉。

相思

害相思，害得我心神不定。茶不思，飯不想，酒也懶去沾唇。聰明人闌入迷魂陣，口說丟開罷，心兒裏還疼。若說起丟開也，我倒越

發想得緊。

花底閒人曰：迷魂陣，本是聰明人所攢的圈套兒。進了圈套，處處銷魂，欲想丟開，宜乎心疼不捨。

『若說丟開也，越發想得緊，』這正是想而不得之故。情愛二字，真纏得人死。

預愁

三更天睡不着思前想後，愁只愁我二人不得到頭。記當初罰盡了神前咒，我難忘你，只恐你把我丟。我二人若開交也，笑破了千人口。

花底閒人曰：工愁善病，潑辣熬酸，固爲女孩兒家最易沾染之弊，然亦是一般薄倖男兒所迫之也。始亂之，終棄之，落紅無主，瀕入溝渠，幾成通例。而身爲人亂者，烏得不時時刻刻，怕郎變心，傻女兒亦太太癡矣！若郎果變心，雖天旋地轉亦難挽回，奚怕笑破了千人口哉？

噴嚏

對粧臺忽然間打個噴嚏。想是有情哥思量我，寄個信兒。難道他思量我剛剛一次？自從別了你，日日淚珠垂，似我這等把你思量也，想你的噴嚏常似雨。

花底閒人曰：能得檀郎思量你一次，已算是有情人。不然你雖日日淚珠垂，而他仍軟玉溫香，擁他人尋快樂，所謂噴嚏常似雨，恐怕呵欠亦不打一個也。諺云：『癡心女子負心漢。』非是我編袒女孩兒。

倦繡

意昏昏懶待要拈針刺繡，恨不得將快剪、剪斷了絲頭，又虧他消磨了些黃昏白晝。欲要丟開心上事，強將針黹度更籌。繡到交頸的鴛鴦也，我傷心又住了手。

花底閒人曰：繡花織錦，固是閨中工藝之一種，然多藉以排

撥雲撥雨
情我方正根株
地龍勢不待字

這。庸知一縷絲，愈牽而愈亂，愈理而愈繁，金針不能度，并剪不能斷，手持一幅紅羅，而相思已遠達千里之外。日長春困，此一針一線之中，不知牽出多少幻想。雖然藉他消磨黃昏白晝，藉他強度長更，但這黃昏白晝之間，更長漏永之際，極目關河，鴻飛冥冥，又不知添上幾萬縷愁緒。而况綃到交頸之鴛鴦，怎不黯然銷魂，停手倦繡。吾料其當傷心倦繡之時，脈脈綺情，環繞於巫山左右，癡想撥雲撥雨，迴腸已百折矣。

癡想

月兒明了，人還不到。猛然間思想起，我好心上焦。淚珠兒止不

住廳邊掉。魂靈兒被他引，一夜上夢幾遭。想起我那冤家也，不知那些兒待我好。

花底關人曰：不知那些兒好，方是真好，方是真夢。吳中稱假做夢爲捏鼻頭。每見青樓誇人某事好，某件好，大率皆捏鼻頭也。曾記一笑話云：客與妓別，久之復往，各道相思。妓云：「我無夜不夢見你，同食同眠同遊戲，當是積想所致。」客云：「我亦夢之。」妓問：「汝夢爲何？」客曰：「我夢見你不夢見我。」可謂善謔。

病

山光亦个中老
手不則未有
不聞斯語而
骨酥肉之酥不
所云者

寫相思，寫不盡我相思賬。直直的寫幾句，教他細細詳。我病兒已在十分上，早早來還得見，也算與你厚一場。若是個來遲也，切莫要身後將奴來想。

花底閒人曰：這一篇相思賬，寫者直直寫矣，受者未必細細詳。果其能細細詳也，必不忍視爾病已達十分之上。『切莫要身後將奴想』一語勿勞叮嚀，彼早將愛爾之心，移愛於人矣。傻哉女兒！

得書

寄書來，未拆封，先垂淚。想當初行相隨，立相隨，坐臥相隨，

還恐夢魂兒和你相拋棄。誰想今日裏盼望只一封書。你就是一日中有千萬個書來也，這書兒也當不得你！

花底閒人曰：行相隨，立相隨，坐臥相隨，這正是花好月圓之妙境。歲月如流，人生能享得幾時豔福？魂銷夢醒，雖欲其不拋棄，而不可得矣。既遠離焉，求得一封書，已是千金難買一字，必欲其簡中封得可意人歸，與我行相隨立相隨坐臥相隨，又烏可得？宜乎未拆封先垂淚也。

可憐你若是想他，未必他肯若是想你。

自怨

眼巴巴望着我冤家一面，淚汪汪鎮日裏淚不會乾。燈花鵲噪難憑斷，除非夢兒裏枕上得片時歡。不怨你的薄情也，只怨自己的緣分淺。

花底閒人曰：巫山雲雨，本似夢境。而於夢中拾得殘雲剩雨，圖片刻之愉快，不曾從夢中尋夢矣。阿儂固是緣分淺，檀奴何得謂之不薄情哉！

燈花報喜，鵲噪報凶，本是難憑斷事，而閨中人偏欲憑之，亦是無可如何之歎想。

送情人

送情人直送到花園後，禁不住淚汪汪滴下眼梢頭。長途全靠神靈佑。逢橋須下馬，有路莫登舟。夜晚的孤單也，少要飲些酒。

花底閒人曰：我爲情人一答之：『別情人怕見雙眉皺。你雖然怕離別，我也怕分頭。更長夜永怕你難消受。春冷休貪睡，風尖莫倚樓。耐不得的寂寥也，你須要慢慢兒守。』

憶別

駕歸舟，欲別去，使我情遲逗。怕分離，不由我痛淚交流。沉沉苦切從今受。舊遊何日續？新恨幾時休？我身子兒鎖住在重門也，魂靈兒還隨你走。

花底閒人曰：無限柔情絲一縷，漫天匝地覓檀郎。此情與「魂索兒還隨你，」相似。惜乎檀郎之影兒難覓，檀郎之心兒尤難繫也。

跳槽

記當初發個狠，不許冤家來到，姊妹們苦勸我權饒你這遭。誰想
你到如今又把槽來跳！明知我愛你，故意來放刁。我與別人調來也，
你心中惱不惱？

花底閒人曰：姊妹們真討厭！若是薄倖郎，應科以閨律第三
十二條，違法結納匪類例，罰杖一百，倒馬桶一個月，否則援第

三十六條逃亡例，杖四十，永遠鎖禁內房；再不然，援新刑律科以一等無期徒刑，永遠不許沾染女色，爲若輩戒也。

情 淡

想當初罵一句先心痛，到如今打一場也是空。相交一旦如春夢。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想起往日的交情也，好笑我真懵懂。

花底閒人曰：正因尋常捨不得罵一句，事到將散，並打亦不可救也。若欲兩情濃厚，非朝打暮罵不可。諺云打情罵趣，卽此故。

或謂河東獅子左右，未見薄倖兒敢弄巧者，足徵以愛媚人，

不及以威制人。

是 非

俏冤家進門來，緣何不坐？曉得你心兒裏有些怪我。這場冤屈有天來大，幫襯我的少，攬掇你的多。你須自定主意三分也，休得一帆風怪着我。

花底閒人曰：我也深知你冤枉，惜乎不能幫襯你，又不能攬掇他，奈何！

瞋 妓

俏哥哥，我分付你再不要吃醉。今日裏緣何吃得醉如泥？陪你的想是個青樓妓？我且饒了你，你也要自三思。他若果有你的心腸也，怎捨得醉了你？

花底閒人曰：不因別事嘔郎，而獨因醉，醉之誤事大矣。

「我且饒了你，」蓋不得不饒也。不饒又將奈何？溫柔鄉裏，抱着一個醉鬼守長更，枕畔之香不溫，帳底之春已冷，無怪其嘔。

「他若果有你的心腸也，怎捨得醉了你？」以平常之理，作反挑之語，出之於饒你之後，俏哥哥聽之，有不立時清醒者，必不可再呼其爲俏也。

自明

你道我淚汪汪是婦人家水性。你道我剪青絲頭又不疼，你道我害相思有誰來作證？你道我寄來啞謎都是假。難道燒香疤肉不疼？那一個肯與你投河也，又肯去奔井？

花底閒人曰：一哭二餓三睡覺，四剪頭髮五上吊，皆是婦人家通例，然亦是償相思債之好資料，誰敢不相信。而况燒香疤乎！何必自明。

自悔

這幾日與冤家兒鬧些閑話。他不來便不來，我也不伏氣去叫他。氣頭上說了他幾句生疎話，變做十分倒是我不是，那三分纔怪他。早知你便開交也，我也認什麼真和假！

花底閒人曰：冤家變心不變心，並不因你認真認假爲判斷，亦不因你伏氣不伏氣，生疎不生疎爲判斷。其變心焉，早在你未鬧閑話之前。脫使其不願開交，即是你一百分錯，彼亦不以爲錯，或反自認錯以相慰藉，何忍派你十分不是，而自責三分耶？

黑心

俏冤家一去了無音無耗。欲待要把你的形容畫描，幾番落筆多顛

倒。你的形容倒容易畫，你的黑心腸難畫描。偶落下一點墨來也，倒也像得你心兒好。

花底閒人曰：心何得謂之黑？薄倖而寡情者謂之黑。心既黑矣，何必再去描畫！以殘墨一點代之，倒也得當。

或持墨筆，將自己之赤心塗黑，何故？蓋准備再與彼交，藉以報復之也。

見書

這封書見了不由人不氣。說來時又不來，這話兒眼見得虛。那些個有緣千里能相會，親口說的話兒還不作准，這幾個草字兒要他做甚

的！寄語我薄倖的情郎也，把這巧舌頭兒收拾起！

花底閒人曰：算你如今明白了。

春

去年的芳草青青滿地，去年的桃杏依舊滿枝，去年的燕子剛剛來至，去年的杜鵑花又開了，去年的楊柳又垂絲。怎麼去年去的人兒也，音書沒半紙？

花底閒人曰：一年一度，春去春來，草木鳥獸，皆可常新。

奈可意之人兒，而不能如草木鳥獸者，蓋人之性極靈，其情易於變幻也。情既變幻矣，焉得捐書寄語與爾？樓頭春色，最易撩

一語道破

人，勸爾勿默默遠眺。

冬

三冬天，受不得淒涼況。雪花飄，雨花飄，風兒又狂。夜如年，獨自個無人伴。擁爐偏覺冷，對酒反生寒。便有那錦被千重也，可是孤眠人蓋得煖！

花底閒人曰：淒涼人最易受淒涼苦。寒夜如年，已非孤單之身所能耐，更加以風兒蕭蕭，雨花兒淅淅，雪花兒瑟瑟，不啻苦上加苦，冷到心窩。於是對酒反生寒，擁爐偏覺冷。蓋心已冷之至矣。必欲其回溫也，則緊偎可意人之胸，枕可意人之臂，擁可

所謂春情
即在此也

意人之股，上而檀口吻香腮，下而金杵揉玉戶，顛狂刹那，自可生春。彼千重錦被，烏可比一個肉身兒。

雨

驟雨兒，偏向愁人滴，一點點滴得我好不孤悽。銀燈懶滅和衣睡，淚珠兒向腮邊落，雨點兒在枕邊催。同滴到天明也，還是淚珠兒多似雨。（或有末二句云：問天有甚關情也，滴這相思淚萬點。）

花底閒人曰：雲雨不常，天公難做。脫使可意人在抱，吾必其反憎雲之不濃，雨之不密矣。若此時聞其枕邊歌，必易後段云：『露珠兒蕊中滴，水珠兒草邊堆。同弄到天明也，惟願露水兒

多似雨。」

又末二句，不及原句溫柔自如。

雞

五更雞，叫得我心慌撩亂。枕兒邊說幾句離別言，一聲聲只怨着
欽天監。你做閨年並閨月，何不閨下了一更天？日兒裏能長也，夜兒
裏這樣短！

花底閒人曰：即使能閨一更天，若良人遠去，獨守空房，顧影自
憐，擁衾怯冷，怕漏聲之瀝瀝，恨更點之遲遲，不私怨天公之不做美
乎？嗚呼，天老爺真不易做美！

她偏要穿
荷珠兒果
令各處無
你佛或二
等一兩得
晚

荷珠

露水荷葉珍珠兒現，是奴家癡心腸把線來穿。誰知你水性兒多更這邊分散了，又向那邊圓。沒真性的冤家也，隨着風兒轉。

花底閒人曰：大凡貌團團而圓者，已狡猾不受人籠絡，況水性所結構者乎？東處撇開西處合，這邊分散那邊圓，隨着風頭兒轉者，早已沒有真性情。芸芸衆生，比比皆是，豈僅荷珠已哉！又豈僅冤家一人已哉！

粽子

五月端午是我生辰到。身穿着一領絲羅襖，小腳兒裹得尖尖趂。解開香羅帶，剝得赤條條。插上一根銷兒也，把奴渾身上下來咬。

花底閒人曰：『解開香羅帶，剝得赤條條』，從渾身上下咬去，究竟是什麼滋味。或曰似甜，或曰似鹹。但是若沾些須汗酸氣，則不敢領教矣。

未咬之先，必插上一根銷兒，這銷兒亦爲禍不淺矣。若非有此一根銷兒，亦不能渾身上下，咬得快活。

鏡子

鏡子兒你忒煞恩情淺！我愛你清光滿體態兒圓，那一日不與你相

親面。我悶你也悶，我懂你也懂。轉眼見他人也，你又是一樣臉。

花底閒人曰：袁中郎詠鏡子詩：『只道鏡子不常情，誰知我面時時變。』然則不怕『見他人又是一樣臉』，只怕見我又是一樣臉。

其所以見你一樣臉，見他又是一樣臉者，卽壞在清光滿而體態圓也。可見清光滿而體態圓者，大都不是好物。

雖然，彼對一人時時而變更臉色者，又鏡子之不若矣。

金針

金針兒，我愛你是針心針意，望得你眼兒穿，你怎得知？偶相

縫，怎忍和你相拋棄。我時常來挑逗你，你心腸是鐵打的。倘一線的相通也，不枉了磨弄你。

花底閒人曰：此金針非暗度相思之金針，亦非偷傳消息之金針。所以望得眼兒穿，終是鐵打心腸，不通一竅。不然一竅之微，早引過情絲十萬縷，挑雲撥雨，巧織交頸鴛鴦。

『買得錦絲十萬縷，漫天匝地繡鴛鴦，』可爲金針韻也。

裹脚

裹脚兒，自幼的被你纏上。行雙雙，坐雙雙，到晚同床。白日裏一步兒何曾鬆放，爲你身子兒消瘦了，爲你行步好郎當。爲你絆住了

我的跟兒也，只得隨你同來往。

花底閒人曰：脫非纏得你一步不放鬆，你若效嫖娥奔月，又將奈何？而能挽留在花間月下把臂比肩者，未始非裏腳之功。螞蝗叮住鷺鷥腳，上天入地也同行，其情愛之濃厚，洵無可比。

既被他纏住，緊包着骨肉不放鬆，身子如何不消瘦？行步如何不郎當？雖欲不與其同來往，亦不可得矣。

或謂天足女子不受其羈縛者爲何？余曰：斯必與裏腳條兒自由離婚也。

帳 鉤

帳鉤兒，掛在牙床上。一個東，一個西，枉自同床。許多時掛的都是懸空帳。只爲你多牽掛，吊起我心腸。何時得與你勾帳也，免得兩下空思想。

花底閒人曰：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儷，儷得着不如儷不着，只索弗勾帳好。

同在一床，一東一西空自悵望，此等情況最難受，而此等情況亦最有趣。

簫

紫竹兒，本是堅持操。被人通了節，破了體，做下了簫。眼兒開

合多關礙。舌尖兒舐着你的嘴，雙手兒撲着你的腰。摸着你的腔兒也，還是我知音的人兒好。

花底閒人曰：知音極難。知音而必得摸着腔兒乃可。欲摸其腔兒，勢不得不舌尖舐着其嘴，雙手撲着其腰矣。雖然嘴可舐腰可撲，若彼之眼兒不能開合自如，亦不能獲其腔中之真趣。噫，摸腔之難，難在通其節而破其體也。

摸腔不難，難在手口上工夫柔軟也。果其手口，能在眼兒之間，一開一合搔到癢處，不患摸不到彼腔。然而彼眼兒中癢處，極難搔也。

夾竹桃

將謂偷閒

絲絲綠柳映窗前，繫弗住個情哥去後緣。花欄繞遍，春懷可憐。
取花消遣，把金瓶水添。梅香不識奴心苦，將謂偷閒學少年。

花底閒人曰：『怕見樓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柳絲

乃添人愁緒者也。囑其繫住情哥，何可得哉！

取花消遣，本是無聊之極思。傻丫頭不知底事，謂其儉閑學少年。豈知少年光陰，更不易度。

萬紫千紅

年少嬌娘，行過百花亭，只見春風吹動百花新。桃花鋪錦，梨花綻銀，木香含蕊，薔薇吐心。姐道：『我郎呀！小阿奴分明是天上瓊花世上少。你莫道萬紫千紅總是春。』

花底閒人曰：你雖然自高身價，其如他當做耳邊風何？

鞦韆院落

春來夜夜憶私情，手託香腮眼看燈。羅幃寂寞，捱過五更。衾寒
枕冷，淒涼怎禁！姐道：『我郎呀！你自來歡娛所在嫌夜短，教奴鞦
韆院落夜沉沉。』

花底閒人曰：若個薄倖郎，應耐其獨宿一百夜，第恐小阿奴
耐不得也。

出門俱是

沈沈春暖百花新，姐兒打扮去遊春。粉容嬌面，胭脂絳脣。繡鞋

羅襪，藕絲綃裙。姐道：『我扇子雖拿遮弗得個衆人眼，出門俱是看花人。』

花底閒人曰：姐兒打扮去遊春，正想引遊春者看耳。持扇遮臉，乃是想看別人。若非自己偷看人，怎知別人爭看己？所謂看花人者，人看花歟？抑花看人歟？愛之者，早心心相印矣。

月移花影

人人花下盡欣歡，偏有姐憶子情郎心轉酸。千花並蕊，偏奴影單。蜂忙蝶亂，知郎在那邊？日裏個樣淒涼，我還排遣得去。怎當得起個月移花影上欄杆！

花底閒人曰：月夜淒清，最易添孤單人之愁緒，而孤單人偏偏慣處此境界。耿耿星河月在天，人生能遭幾回之七月七日長生殿也！

計程應說

欄杆月上兩更天，別郎容易見郎難。朝來書信，約我重諧鳳鸞。眼前不見，教我淚痕怎乾！挑起子個紅燈，重把書上歸期仔細看：計程應說到常山。

花底閒人曰：紙上風光，寫得雖然好看，恐怕一眼過去，皆是虛也。

絕勝烟柳

山前勸酒別情哥，算來又是半年多。情人一去，有誰伴奴！春來秋去，光陰似梭。姐道：『我郎呀！小阿奴雖是一朵野花，從弗曾經個蜂蝶採，絕勝煙柳滿皇都。』

花底閒人曰：既是一朵野花，想無護花鈴保障。而未曾蜂蝶一採者，吾不敢信。或者採之不狂浪，斯當請問小阿奴自己也。

總把新桃

春來臘盡一年多，短命冤家撇子奴。薄情短興，風流半途，憐新

棄舊，前情盡辜。姐道：『我恨煞子冤家，也去重尋個，總把新桃換舊符。』

花底閒人曰：脫再尋一個短命鬼，將奈何？或戲之曰：朝朝暮暮過年，落得多嘗些新滋味。

一朵紅雲

桃符帖上約情郎，手執子情郎同進房。兩情相愛，倒在牙床。解開羅帶，麝蘭噴香。姐道：『我儂抱子雪白樣情郎，蓋子紅綾被，好像一朵紅雲捧玉皇。』

花底閒人曰：玉皇帶來一個毛和尚，搗碎花心溢玉漿。玉皇

情人的確情
濃老

固可愛，而毛和尙尤可愛。小阿奴以爲何如？

門泊東吳

玉皇許我結姻緣，分明是玉女金童做對眠。眼前雖好，他時怎圓。欲圖長久，須是變遷。姐道：『郎呀！我聽你學子個姑蘇臺上西施去，門泊東吳萬里船。』

花底閒人曰：你若去了，雖然熱了一邊，而又冷了一邊矣。

改燒高燭

船前頭結纜接情郎，接着子情郎像一塊糖。歡眉笑眼，齊入洞

房。雲濃雨膩，誰覺夜長。情哥郎只怕小阿奴睏子去，故燒高燭照紅妝。

花底閒人曰：久旱逢甘雨，雖欲其睏亦睏不着。高燒紅燭，想別有用意所在，小阿奴何必瞞人？

牧童遙指

妝臺前插柳是清明，二八姣娘去踏青。尋芳拾翠，千人萬人，奴歸獨自，迷却路程。日落西山不知囉哩是奴家裏？牧童遙指杏花村。

花底閒人曰：若問途於我，我必指之曰溫柔鄉裏，安樂窩中。

曉窗分與

村前村後結私情，且喜今宵好事成。譙樓無理，看看五更，昏天黑地，郎要早行。小阿奴只推肚痛，要燒個薑湯來吃口。東間壁曉窗分與讀書燈。

花底閒人曰：佯說肚痛留郎，真算得別開生面。果真是肚痛也，定是今宵之好，做得太驟矣。

天將破曉，東壁仍燃着書燈，若其看的是金瓶梅，不怕他看到興濃火烈，翻過窗兒來熱鬧麼？危險危險！

家家扶得

燈前獨坐等郎歸，情郎酒醉爛如泥。良辰美景，花枝酒盃，玉樓人醉，金勒馬嘶。姐道：「弗是我郎一個能貪酒，家家扶得醉人歸。」

花底閒人曰：無可如何，只好借末句自遣。

輕煙散入

歸來窗上月兒斜，個樣有信行個情郎，教我怎放他。把名香滿爇，高燒絳蠟，山盟同設，恩情轉加。姐道：「郎呀！個星香燭輝

煌，才是我搭你兩人心裏火。莫要放個輕煙散入五侯家。」

花底閒人曰：果輕煙散入五侯家，恐你也留他不住。

吹面不冷

家鄉迢遞信難通，私憶子情郎病轉兇。懨懨憔悴，減却舊容。眼昏鼻塞，頭兒似空。小阿姐道：『阿儂做成個樣相思病，怕煞子吹面不寒楊柳風。』

花底閒人曰：倚樓怕見楊柳色，當窗怕吹楊柳風，相思病最易磨人。脫情郎若到身左右也，吾料其眼不昏鼻不塞頭兒亦不空矣。妙哉情哥哥，畢竟是一個好寶貝！

一枝紅杏

風流小姐出妝臺，紅襖紅裙紅繡鞋。後園月上，情人不來，無蹤無影，只得把梯兒展開。小阿姐兒三寸三分弓鞋，踏上子花梯，伸頭只一看。分明是一枝紅杏出牆來。

花底閒人曰：果然牆頭上紅杏如此也，我亦想摘一個嘗嘗。

杖藜攜酒

來遲去慢姐心煩，等待郎來就撻介個酸。低頭謝罪『望娘恕寬。只爲鄉親拉去，游山遲還。』姐道：『郎呀！你生生棹子花撲撲個正

經弗去幹，倒跟子個杖藜攜酒看芝山！』

花底閒人曰：怕不是杖藜攜酒看芝山，怕是一入天臺路已迷也。如爾之花撲撲者，那能在他的眼中。

東風吹水

山前別子我郎回，思憶子情郎常皺眉。危欄獨倚，天空鳥飛。眼思夢想，此情爲誰？小阿奴立在門前要等郎船到，只見東風吹水綠參差。

花底閒人曰：江上扁舟自往還，你何不去再尋一個呢？

輕薄桃花

差千差萬跌心頭，想起情郎嘴薄器薄真是油裏油。把甜頭撇下，要丟怎丟！他佳期辜負，要休怎休！姐道：『郎呀！你自家是個樣顛狂柳絮無常性，再捉我認子輕薄桃花逐水流。』

花底閒人曰：惟其嘴薄器薄油裏油，方能撇下甜頭也。你既嘗了他的甜頭，所以要丟而不忍丟，要休而不忍休。要知他既是顛狂柳絮無常性，你雖不去，而由不得你不丟，你雖不休，亦由不得你不休矣。寄語小阿奴：還是學輕薄桃花隨波逐流的快樂。

怕有漁郎

流水橋邊正是百花村，姐去攀花撞子介個郎有情。你貪我愛，霎時便成。雲收雨散，各自躲身。姐道：『郎呀！儻伴來時依舊儻伴去，怕有漁郎來問津。』

花底閒人曰：果有漁郎問津，則殘雲剩雨之餘，必瑣帶數點楊梅而去。

盡是劉郎

顏消盡，剛剩瘦骸。小阿姐道：『我儂個樣病根弗是別人種，盡是劉郎去後栽。』

花底閒人曰：圖一時之歡，害十分之病，這一遍算盤，真爲小阿姐打不轉來。

前度劉郎

栽花小姐碯睡來，半掩房門懶去開。朦朧睡裏，情人自來，裙腰偷解，把奴弄乖。小阿姐道：『我覺來時只道巫山夢，再是前度劉郎今又來。』

花底閒人曰：房門半掩，已是開門揖盜矣。朦朧睡裏，何嘗

甜入夢中。若非前度劉郎，何敢無端闖入，將小阿姐弄乖？既已弄乖，又何必假惺惺，說裙腰儉解疑在夢中？想是昏塌哉！果然是夢中，亦是一場風流快樂夢。

沙上鳧雛

來時正是二更天，共郎做個並頭蓮。銷金帳裏，情濃意堅。雙雙戲耍，花心正鮮。姐道：『我纖纖玉手勾郎睡，好像沙上鳧雛傍母眠。』

花底閒人曰：芳心既被其揉碎，玉臂又被其枕酸，更曰好像鳧雛傍母眠，豈不太吃虧麼？或曰：自有不吃虧的事兒，說不出。

也。

却教明月

睡到天明郎起來，送郎去了又要約郎來。愛郎難捨，願郎記懷：夜深人靜，奴房自開。姐道：『郎呀！今夜介個樣天光弗用行燈火，却教明月送將來。』

花底閒人曰：既是難捨難分，何必多勞往返！

野渡無人

來時正是淺黃昏，嗔郎君做到二更深。芙蓉脂肉，貼體伴君，翻

來覆去，任郎了情。姐道：『情哥郎弄箇急水裏撐篙真手段，小阿奴做個野渡無人舟自橫。』

花底閒人曰：急水撐篙之際，必在風狂浪惡之時，而操舟者應當蹊其金蓮，搖其玉股，擺其柳腰，掀其蓬戶，助郎君最後之興，方可獲最後之妙境。彼操野渡之舟，自橫榻上，毋乃太老實乎？或者其吞吸工夫，加人一等？

緩尋芳草

橫山頭上白雲飛，姐憶子情郎弗見歸。只見萋萋芳草，王孫路迷，夜深月落，子規又啼。姐道：『小阿奴奴只道情郎撇子我，再是

緩尋芳草得歸遲。」

花底閒人曰：撇却小阿奴之姣花，而去別尋芳草，想草亦別有滋味也。家花沒有野花香，可以作此段評語。

夕陽簫鼓

遲遲春緩百花飛，思憶情郎心裏癡。春光將暮，紅輪墜西，綠楊陌上，行人漸稀。姐道：『我獨坐高樓，眼睜睜介望，只見夕陽簫鼓幾船歸。』

花底閒人曰：望得你眼兒穿，想得你心兒窄，恐怕終是枉然。

却疑春色

歸來日落亂雲遮，姐憶情郎眼也花。黃昏時候，還未見他。隔牆好酒，人人要賒。姐道：『只聽得間壁姐兒房裏像是郎說話，却疑春色在鄰家。』

花底閒人曰：既知隔鄰好酒，容易迷人，早當遠遷而避。知而不避，是你自不小心。這一場隔壁戲，應該聽的，何必怨人！

青草池塘

家家月上照牕紗，姐兒心裏亂如麻。情人一去，何日到家？夜深

獨坐，長吁短嘆。姐道：「郎呀！鴛鴦枕上個打呼聲，小阿奴還且聽弗慣，那再教我青草池塘獨聽蛙！」

花底閒人曰：情人在抱時，一個呼聲亦聽不得，可見其雲雨綢繆，至濃極密。情人去後，令其青草池塘獨聽蛙，如何能耐。當其獨聽蛙聲嘈雜時，並求聽一個呼聲而不可得。熱鬧時必須爲冷淡時留地步，良宵佳日，不可捨着過也。

莫遣紛紛

蛙聲鬧，姐心歡。有意情郎躡得來，把奴推倒，羅襦扯開，新紅滴露，教奴自揩。小阿奴道：「郎呀！甯可將來累子香羅帕，莫遣紛

野合歌

綸點翠苔。」

花底閒人曰：新紅一點，乃千金難買之寶。以香羅帕揩之，

猶見

翠苔何幸，而能染得新紅，來日若不放並頭花，必變爲宜男草矣。

玉人歌舞

苔滿堦沿人跡稀，姐兒房裏等人癡。孤燈慘淡，玉漏正遲。看看月落，隣雞又啼。姐道：『我一夜五更直守到天亮，玉人歌舞未曾歸。』

此評弗佳哉
所謂美醜
以範圍
校其新乎？

花底閒人曰：玉人既去歌舞，必是酒綠燈紅擁香偎翠矣，怎肯回來擁抱黃臉婆子。或詰我怎知其爲黃臉婆子？余曰：彼若非黃臉婆子，其玉人早停歌罷舞而歸也。

惟解漫天

歸家一向信音稀，往日恩情化子灰。紅樓十二，知他向誰？叮囑千萬，如今盡虛。姐道：『郎呀！你好像風捲楊花無常性，惟解漫天作雪飛。』

花底閒人曰：楊花本是無情物，南北東西自在飛，而況加以風捲，當然是天涯到處，化作遊魂，萍蹤絮影，到頭皆虛，怎能

願得你千叮嚀萬囑咐也。

不是愁中

飛花滿地怨東風，姐爲傷春減舊容。帶圍寬摺，金釧又鬆。長吁短嘆，如癡似聾。姐道：『我儂年少青春那料無快活，不是愁中卽病中。』

花底閒人曰：爲誰愁爲誰病乎？這般滋味，又甜又辣，又酸又苦，真難受得說不出來。

不信東風

病中日夜望郎歸，短命冤家不知囉哩。困人天氣，相思病危。朝朝怨望，音乖信稀。姐道：『郎呀！你儂個樣心腸就是鐵能介硬，不信東風喚不回。』

花底閒人曰：其不同也，心腸已似鐵硬矣。鐵打心腸，東風怎能吹得轉？爾獨不知東風不與周郎便乎？

絲絲天棘

回頭看見子介個有情郎，我弗枉今朝燒個炷香。他衣衫齊整，年貌正芳，眉來眼去，兩下掛腸。姐道：『郎呀！你若肯訪奴時，奴家弗是無記認，絲絲天棘出門牆。』

花底閒人曰：眉目調情，你親我愛，自然是已超極樂世界矣。然好事不長，彩雲易散，那最後一場相思病，怕爾不易消受也。

多少工夫

牆門閣落裏結識子個有情人，汗巾相贈表奴心。針針線線，是奴緝成。絲絲縷縷，是奴寄情。我郎弗要拿渠來輕拋棄，也不知多少工夫織得成。

花底閒人曰：你從牆門閣落裏送他，他再從門閣落裏送人，人再從門閣落裏送你，此往彼來，誰不謂絲絲縷縷以寄情也。

不知春去

成雙作對蜜蜂飛，巴巴裏個情郎弗見歸。粉樵脂悴，魂勞思迷。鶯聲纔歇，子規又啼。姐道：『一日三秋只覺日子能長遠，不知春去幾多時。』

花底閒人曰：春宵苦短，秋夜苦長，皆在人心兒上一轉。但此心兒一轉之間，翻出許多酸甜苦辣滋味，然恐怕皺眉時多而開懷時少也。

又得浮生

時光過子姐心酸，獨自個行來到後園。東風庭院，梨花杜鵑。芳心一點，有誰見憐！姐道：『我木香棚下尋個伴兒講句衷腸話，又得浮生半日閒。』

花底閒人曰：伴兒碰得着而尋不着，勉強尋來，必不能憐你芳心一點。若從碰中求之，或可得見憐者。然而憐你者能與你結伴，並能與你在木香棚下講衷腸話，恐不能令你半日閒也。

惟有葵花

閒靠南牕想舊情，情郎弗見掛奴心。從伊別去，杳無信音。海棠開後，直望到今。姐道：『我只見滿園花事看看了，惟有葵花向日

傾。一

花底閒人曰：小阿姐必定是一個大麻臉，所以你雖傾向太陽，而太陽終不願護你。若是春睡海棠，如嬌小之女子，良人去，必不忍令你直盼到今也。

諺云：十個麻子九個俏，沒有麻子不風騷。此乃是欄鼻孔菩薩，愛嗅臭豬頭耳。

閒敲棋子

傾盆梅雨濕牕紗，掩轉子房門日又斜。畫眉人遠，相思病加。黃昏將傍，心如亂麻。今夜裏冷冷清清只有梅香來作伴，閒敲棋子落燈

花。

花底閒人曰：梅香人也，情郎亦人也，何以梅香伴而冷清，情郎伴而不冷清？想那方寸之中，必有一段頑意兒不同。若有那一段頑意兒，則燈花報喜，又何必敲去也。

閒看兒童

花撲撲個嬌娘心易邪，眼前弗見悄怨家。乍晴乍雨，春光又賒。沒情沒緒，胭脂懶搽。姐道：『我遇子個樣時光教我那哼過，閒看兒童捉柳花。』

花底閒人曰：乍晴乍雨，卽忽親忽疎也。若是春光，使人留

不住，亦丟不開甩不脫也。所以沒情沒緒，不願度此時光，然而到這時光，不願度也要度，只好閒看兒童捉柳花。但柳花之性情輕薄，恐姐兒看著，反加無限相思。此雖是解嘲，亦是自尋苦惱也。

添得黃鸝

花開花謝姐心驚，個樣寂寞空房教我那坐身。悶來閒步，蒼苔滿庭。綠陰將暗，微風欲墮。姐道：『我就走盡子花園，也嚙嗆鬧熱處，單是添得黃鸝四五聲。』

花底閒人曰：心緒不佳，就往長生殿未央宮，亦無甚趣味。

惱人之黃鸝，在人左右乾叫，越發使人不耐煩。要知黃鸝亦是與姐兒同情，欲想啼春住也。

困人天氣

聲聲百舌叫春忙，小阿姐房中思憶子郎。蜂歌蝶舞，野花正香。遲遲春晝，教奴怎當！手托香腮不覺昏迷子，正是困人天氣日初長。花底閒人曰：蜂又歌，蝶又舞，野花又香，怎不困人恨天氣長也。

摘盡枇杷

頗堪入畫。

長長短短齊在阿奴心，我聽你恩情海樣深。新人雖有，難比舊人。今春恩愛，尤勝舊春。姐道：『郎呀！我朝暮送新只爲要博個郎個好，摘盡枇杷一樹金。』

花底閒人曰：惟願年年春不去，紅顏白髮兩相隨，亦是風流中佳話。

摘盡枇杷一樹金，可爲郎君償相思債。

併作南來

金鳳花開映粉牆，情人來到姐兒房。蘭湯浴罷，冰肌伴郎。碧紗
牕內，荷花送香。姐道：『我竹方牀上鋪子湘紋簾，併作南來一味

涼。」

花底閒人曰：「不怕得陰寒症麼？」

滿架薔薇

涼風陣陣過池塘，捉我哩個情郎吹進房。重重簾幕，微風送香。游蜂浪蝶，紛紛過牆。姐道：「郎呀！便添得一個人人那能子鬧熱，好像滿架薔薇一院香。」

花底閒人曰：「因有滿架薔薇，方引得遊蜂浪蝶紛紛過牆，雖然鬧熱，却不是姐兒之好事也。」

也傍桑陰

香香小姐嫁子醜冤家，兩鬢蓬鬆面又介麻。家中物件，鋤頭水車，扒泥挑糞，插秧種麻。姐道：『我儂嫁子個樣老公，有嗰風流處，只得也傍桑陰學種瓜。』

花底閒人曰：巧妻伴着拙夫眠，乃是天地間最苦惱事。

或謂粗人力大，可以療飢。要知其力雖大，其心則粗，能碎花而不能惜花也。

纔了蠶桑

瓜甜藕嫩是炎天，小姐情郎趁少年。紗廚鴛枕，雙雙並眠，頻驚倒鳳，千般萬般。小阿姐道：『我搭情郎一夜做子十七八樣風流陣，好像纔了蠶桑又插田。』

花底閒人曰：田已插矣，桑已栽矣，春蠶想亦倦矣。不知此十七八套之中，可曾大鬧葡萄架否？

短笛無腔

田田荷葉貼方池，姐共情郎春興迷。郎探花蕊，姐弄玉枝，兩情迷戀，顛之倒之。情哥郎仰子二寸舌頭要餉砂糖鬚，小阿姐好像短笛無腔信口吹。

花底閒人曰：郎探花蕊，姐弄玉枝，已是筋酥骨癢時矣。餘與未足，於是顛倒鴛鴦，鬧得上下交征而後已。

不知砂糖鬆中，究竟是什麼滋味？恐怕未必香甜，別有一種騷腥之臭耳。然而情郎反覺其香甜，此亦是各人之所好。

此笛不是漁郎笛，不是牧童笛，亦不是江城五月之梅花笛，柔而無骨，短而無聲，可以吹得出十全大補湯，與潘金蓮所品之簫同類。

兩山排闥

吹開池面像個明鏡臺，小姐梳妝照粉腮。忽然想起，情人不來，

畫不着她
畫自己亦
那勝子無乎

嬾梳雲髻，閒却鳳釵。小阿奴淡子蛾眉無人畫，枉子兩山排闥送青來。

花底閒人曰：我雖有畫眉之筆，苦無眉畫奈何！

飛入尋常

來千去萬盡虛花，只有我搭情哥對弗差。王孫公子，總不似他。

牆花路柳，總不似咱。姐道：『郎呀！聽你做子雙雙燕子常相對，莫要飛入尋常百姓家。』

花底閒人曰：你願與他雙雙，恐他不願與你雙雙。

江城五月

家邊鄰舍嘴喳喳，議論傳來亂似麻。我夫休聽，傳言總差，若還輕信，將奴枉煞。分明是笛中吹動端陽節，你莫道江城五月真個落梅花。

花底閒人曰：吹皺一池春水，何事干卿？左鄰右舍，亦好事矣。

西出陽關

花開花謝又經春，分別我哩情郎只在今。離情無限，送郎幾程。

勸郎多飲，重唱渭城。姐道：『明知一向相交只有小阿奴人一個，西出陽關無故人。』

花底閒人曰：知人知面不知心，未必能如你所料。

一任兩山

故人一去弗回頭，教我鎖住子兩道春山淚暗流。薄情司馬，空吟白頭。風流張尹，何日把愁眉再修？塵昏子個鏡臺奴弗照，一任兩山相對愁。

花底閒人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勸你早些丟開，何必臨風惆悵！

白雲明月

愁來茶水弗沾喉，單爲情郎心裏憂。天涯海角，想到盡頭。寸心千里，何時聚首？小阿奴望得眼穿郎弗到；只見白雲明月兩悠悠。

花底閒人曰：月裏有嫦娥，雲中有仙子，臨風招手，想與小阿奴同情。

不道人間

悠悠咽咽聽得唱山歌，看蠶娘子憶情哥。守蠶辛苦，未曾約哥。偶爾探桑行去，他先在桑中候我。姐道：『郎呀！奴只道七月七日

方是巧，不道人間巧已多。」

花底閒人曰：碰着爲巧，碰不着則不巧矣。所謂人間巧事，必須郎巧姐巧時光巧機會巧，方得巧遇也。不然。何必七月七日謂之巧哉！

滿塔落葉

多花小姐眼朦朧，一見子情郎弗放空。三杯纔罷，鈕扣便鬆。良宵美景，幽懷更濃。姐道：『郎呀！個樣風流正好露天做，滿塔落葉月明中。』

花底閒人曰：不怕嫦娥妬煞麼？

月明人靜，落葉滿階，風景太冷，若加上這兩朵合歡花，一個點頭，一個吐舌，則滿園春色關不住矣。

臥看牽牛

中宵閑步到涼亭，亭前接着子個有情人。輕攜玉手，心中暗驚。香腮半貼，親親幾聲。姐道：『郎呀！今夜相逢正是七月七，臥看牽牛織女星。』

花底閒人曰：若是良宵，兩相巧遇，攜手已心驚，貼腮而喚親親，其春心已早動矣。雙雙並臥，謂如七月七日之巧逢則可，謂尙閑情逸致，同看牽牛織女星，吾不敢信也。

明月明年

星稀月亮半更天，接着子情郎心喜歡。歡情未定，羅帶自寬。要求重會，千難萬難。姐道：『郎呀！今朝今夜，我聽你還子個風流債，明月明年何處看？』

花底閒人曰：明月明年，仍在此處可也。

風景依稀

看看月照姐房前，約郎君同到後花園。太湖石畔，荼蘼架邊，風流重整，看看夜闌。姐道：『郎呀！舊日姻緣今夜重相會，風景依稀

似去年。」

花底閒人曰：只是昨宵今日，輕減了小腰圍，一朝一夕之間，尚有肥瘦深淺之區別。而姐兒道風景依稀似去年，大可稱得一員戰將矣。

直把杭州

年少郎君弗識羞，結子私情又去別處偷。朦朧睡語，露出話頭。醒來盤問，他說並沒此繇。姐道：『郎呀！個樣抱李呼張個聲氣，小阿奴耳邊聽弗得，你直把杭州作汴州。』

花底閒人曰：倘若欲闖玉門關，誤進了黃龍府，吾必其又吟

曰：却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矣。

映日荷花

卅前小姐未經風，喫個情郎扯住要做喜相逢。一時難脫，只得強從。鮫綃帕上，染却嫩紅。情哥哥羞搭搭拿去燈前看，好像映日荷花別樣紅。

花底閒人曰：其紅似映日之荷花，已不甚紅矣，何必羞搭搭爲！

淡妝濃抹

紅裙小姐賽西施，朝朝梳洗點胭脂。烏雲飛邊，遠山翠眉。桃腮杏臉，雪白齒齊。郎道：『我哩小阿姐兒正是生成一種風流態，淡妝濃抹總相宜。』

花底閒人曰：如是美人，應常藏之金屋。

月鈞初上

宜春小姐性貪花，思憶子情郎心裏麻。淒涼風景，想他念他。朦朧睡裏，分明見他。小阿姐道：『我看窗前影子只道郎來到，乃是月鈞初上紫薇花。』

花底閒人曰：思中想中夢魂中，皆有情哥郎影子，然終是情

哥郎之影子也。可憐可憐！

數聲漁笛

花花阿姐愛風光，喫郎君推倒後船艙。撐篙把舵，兩情正忙，風顛浪急，一番似狂。姐道：「郎呀！我聽你雖然比弗得別人家笙簫鼓樂成親事，也有數聲漁笛在滄浪。」

花底閒人曰：滄浪之聲何來也？來於撐篙把舵之密。篙兒撐得愈緊，舵兒掌得愈高，於是風愈顛浪愈急，滄浪之聲則愈密，此乃天然之樂，較笙簫之樂高多矣。小阿姐何必自薄也。

一池月浸

滄浪漁笛隔村譁，想起子二八姣娘肉也麻。南威可比，西施不差，漢家飛燕，陳家麗華。個樣紅粉姣娘，圈在白紗帳子裏，好像一池月浸紫薇花。

花底閒人曰：姐兒雖是紫薇花，然無紫薇郎爲伴奈何？

紗帽閒眠

紫薇花發姐心愁，我情郎一去求官不轉頭。明時金榜，想他名占上流。洞房花燭，愧我有約未酬。姐道：『郎呀！料你志誠決弗學子

主魁個樣虧心事，介時節多分是紗帽閒眠對水鷗。」

花底閒人曰：忙着他的上頭，荒誤你的下頭，士大夫多是重在上頭，而薄於下頭者，豈僅你情郎一人虧心。

紫薇花對

鷗眠對對姐心狂，勾緊子情郎入洞房。紅顏相貼，倒在牙牀，同心帶綰，鴛鴦鳳凰。姐道：『郎呀！我對你一樣青春一樣俏，正是紫薇花對紫薇郎。』

花底閒人曰：富貴神仙，人間有幾。天長地久，能得雙雙白頭，洵享盡人間大幸福矣。

爲有源頭

郎多容貌中奴懷，抱住子中間脚便開。擘開花瓣，輕籠慢挨。酥胸汗溼，春意滿懷。姐道：『郎呀！你好像石皮上青衣那介能樣滑，爲有源頭活水來。』

花底閒人曰：源頭活水雖然滑，但不易於來也。若蓮鉤不開，活水亦不得來；花瓣不擘，活水亦不得來；擘開花瓣，高樹遶鉤，而不輕籠慢挨，活水亦不得來。迨活水之來也，於是汗溼酥胸而春意滿懷矣。酒來一滴楊枝水，醉倒鴛鴦自在眠，這源頭上的活水，真是寶貝。

此日中流

活水裏潮來兩岸平，姐謝子情郎的的親。郎將手抱，奴把腳擎。

一篙撐進，任郎淺深。姐道：「郎做子船來奴做子水，此日中流自在行。」

花底閒人曰：郎之手挽腰也，姐之腳撐臂也，一篙撐進，是淺是深，則任郎之勢力爲準，中流砥柱，可以令人麻，可以令人癢，可以令人酸且辣，無怪此日之逍遙自在也。

或謂情郎若持張飛之丈八矛撐之，小阿姐可能容納否？余曰：小阿姐之一眼迷香，亦是猪八戒所攢之無底洞也。

回頭不是

行行山路白雲迷，正是劉阮天台出洞歸。塵緣未了，仙境暫離。
再來尋訪，雲深意迷。懊恨當初弗該拆子去，回頭不是在山時。

花底閒人曰：天台春杳，巫峽雲迷，若這等銷魂事，只可供
眼前之快樂，怎能待你回頭！

無復明朝

時時刻刻要郎來，再喫隔壁個年老婆婆釘緊子腮。冤家作對，胡
猜亂猜，風吹草動，他就把天大的虛辭駕來。小阿奴拚得連夜搬場，

連夜同郎宿，無復明朝諫疎來。

花底閒人曰：老婆婆真好多事！自家花殘月缺，何必管別人的是非！若你在青春少年時，別人若是釘你，你又將如何？過來人何必討厭！

因貪一宿，甘心連夜搬場，其情之濃密極矣。若碰着薄情郎，任你一夜搬場千百次，彼亦不掉頭一顧也。

最是橙黃

來來去去姐相思，鬼病懨懨再弗離。龐兒瘦損，不似舊時。山盟海誓，丟在那些！小阿姐道：『我迢迢長夜千般苦，最是橙黃橘綠

時。」

花底閒人曰：橙黃橘綠，其滋味皆甜中而含着酸素也。若其果是一味甜或是一味酸，其滋味之甘辛尚可消受，無如其不酸不甜似酸似甜之味，最不易於消受，宜乎龐兒瘦損，不似舊時也。

纔有梅花

詩過秋來便是冬，姐兒房裏鬧哄哄。綺羅帳裏，花顏酒容，歡呼陸博，開快搶紅。情哥哥擲得個么二三四並六點，姐道：『纔有梅花便不同。』

花底閒人曰：巧得很，這一把順擲來，可以雙雙偕老矣。

夜半鐘聲

同心帶綰是前年，今夜情郎在那邊？銀燈送影，春思正牽。子規啼月，愁人未眠。聽子籬前鐵馬叮叮咚咚個樣淒涼韻，分明是夜半鐘聲到客船。

花底閒人曰：客船雖到，不知情郎可到否？直使愁人不眠，太惡作劇矣。

月中霜裏

船中阿姐共郎眠，郎要推時姐要顛。朱顏襯臉，玉臂挽肩。兩情恩愛，扭做一團。小阿姐道：『開子蓬窗排個風流陣，再是月中霜裏

關趣娟。」

花底閒人曰：郎推姐顛，一場惡戰，團團扭作玉連環，甯不怕嬋娟妬煞。

郎推故姐欲顛也。若郎揉姐必捨顛而吸矣。朱顏襯臉，玉臂挽肩，皆是風流陣中之老花樣。怎不要個隔山取火，後牆栽花，尤有嬋也。

惹得詩人

娟娟月亮照黃昏，你做子張生我做子崔家裏鶯鶯。花前月下，吟詩寄情，千秋萬載，也要留個風流好名。你若弗信，只看古老上人個

本西廂記，惹得詩人說到今。

花底閒人曰：張君瑞與崔雙文，未曾結着善果，姐兒可不必
豔羨也。

深深籠水

今夜郎來要看花，姐兒接子便心麻。鴛鴦被底，情濃意洽；珊瑚
枕上，釵橫鬢斜。姐道：『我郎呀！你要風流好處自去隨深淺，深深
籠水淺籠沙。』

花底閒人曰：惟其釵橫鬢斜也，方得情濃意洽。所謂深淺
者，真到情濃意洽之境，皆得快活。籠沙則麻，籠水則癢，一樣

的銷魂也。

雪却輸梅

沙頭兩伴好風光，梅是姣娘雪是郎。雪兒能白，梅兒更香。嬌香嫩白，姻緣正當。姐道：『奴是梅花弗如雪個白。』情哥郎道：『雪却輸梅一段香。』

花底閒人曰：恐怕這一段香，還是雪郎所贈者。

郎姐皆不必誇奇，仔細風婆婆作惡。

與梅併作

香香小姐住梅村，間壁有個情郎雪樣能。奴容雅淡，梅花樣清。

郎顏潔白，雪花樣輕。姐道：『郎呀，有雪無梅空自白，嗒弗與梅併作十分春。』

花底閒人曰：梅雪爭春，二者皆利。無奈粉牆兒高似青天，恨天不與人方便也。

不脫簑衣

春來花氣正薰人，我郎君爛醉在花陰。和衣睡倒，相將二更，滿身花影，沈醉未醒。姐道：『我郎再像漁郎宿在蘆花岸，不脫簑衣臥月明。』

花底閒人曰：顛鸞倒鳳之餘，垂頭喪氣之候，倦藏在一團茅

草之中，亦是不脫簾衣臥月明也。或曰，何謂臥月明？余曰：小和尚乃是一個禿頭，禿子頭上放毫光，亦大是與明月爭朗。

漫騰騰地

明星亮月曉霜濃，月暗星昏又是雨搭風。殘冬暮景，寒威正兇。枕單衾薄，家家盡同。只有小阿姐兒有介個情郎，在箇銷金帳裏，芙蓉褥上，鴛鴦被下，勾緊子頭，貼緊子胸，捺緊子腿雙雙宿，漫騰騰地暖烘烘。

花底閒人曰：頭不可不勾緊，胸不可不貼緊，腿不可不捺緊，一抽一送之時，一迎一合之候，魂銷心蕩勢猛氣驟之間，二

者皆有一股熱氣，從腦頂門直貫而下，于是漫騰騰地而煖烘烘地。人間天上，神仙怎有這逍遙哉？

或謂漫騰騰地煖烘烘，乃是從三萬八千毛孔中而發者，或謂乃是從一孔之中而發者，然皆是一點如意水也。

池上於今

烘烘日暖水滔滔，姐照見子波中容貌姣。粉容花貌，下得便拋。花慵粉懶，教奴怎熬！記得去年介時節搭子我郎來個裏清水池邊，做子一箇倒鳳顛鸞勢，池上於今有鳳毛。

花底閒人曰：池上雖有鳳毛，恐怕也是茈芰小草，未必遮

陰。

野芳雖晚

毛頭阿姐忒貪花，足足裏做子三十多年老肉麻。油頭粉面，妝扮轉佳。出尖賣俏，勾搭轉加。姐道：『郎呀！東隔壁新做孤孀箇八十婆婆還要尋媒來別嫁，阿奴野芳雖晚不須嗟。』

花底閒人曰：老要風流，少要本分，毛頭阿姐風流了三十多年，所以稱曰老肉麻也。惟其是老肉麻，方油頭粉面。惟其是老肉麻，方出尖賣俏。惟其是老肉麻，始怕人說野花野草，尤怕人說老。諺云：新貨中看不中吃，老貨中吃不中看，生薑還是老的

辣也。八十歲老婆婆，新做孤孀，猶思尋媒別嫁，旁觀目之爲老作怪，而彼自目之，則以爲荔枝年紀正當時也。若品其滋味兒，大約是比較年青人辣些。

四十餘年

嗟歎年來白髮侵，喜得昔日情郎弗變心。朝朝暮暮，看觀甚殷。來來往往，情意甚真。記得十五歲相交如今五十五，足足受子你介四十餘年惠愛深。

花底閒人曰：這纔算得是老交情老相好也。

君王又進

深深柳色暗長堤，浴罷蘭湯氣力微。花枝無力，倩郎強攜。酒腸不耐，被郎強偃。姐道：『郎呀！分明是華清宮裏楊妃春睡起，君王又進紫霞杯。』

花底閒人曰：侍兒扶起妓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這種神態，不啻一幀海棠春睡圖，而況加以酒乎！

怎忍花前

杯中照見好花枝，只爲貪花酒弗辭。人如花面，花如酒卮。對花

不飲，花應笑凝。姐道：『郎呀！九十日春光容易過，怎忍花前不醉歸！』

花底閒人曰：大好春光，容易過去，而於春光之裏，不忍不醉歸者，蓋醉春也，非醉酒也。爲春所醉，則趣味無窮。爲酒所醉，則沉酣一夢，孤負韶華矣。惟願身臨斯境者，毋容易過却也。

水遠山遙

歸期約我做殘冬，等過三春信不通。愁心幾疊，雲山萬重。魚沉雁杳，歡娛久空。姐道：『就是郎弗來時奴該去，只有吃箇水遠山遙處處同。』

花底閑人曰：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情郎既不
相親相近而自去自來，小阿姐亦何妨散遊如海上之鷗，作別人堂
上之燕，何必山遙水遠，去破浪乘風耶？

莫管城頭

同郎去看後園花，花底下調情兩肉麻。把湖山背靠，花枝手拿，
羅襦半腿，雲鬟任斜。姐道：『郎呀！難得相逢，索性耐子心情再耍
歇，莫管城頭奏暮笳。』

花底閒人曰：花底下調情，最有滋味。落花片片堆若錦裯，
飛絮離離障若春霧，居此新紅嫩綠之間，柳暗花明之裏，演一

鵲凰鸞交，又何需楚襄王夢入陽台也。枝兒何幸，得攀其指上香痕？石兒何幸，得沾其背底芳澤？千百年後，石可幻作通靈玉，枝可幻作絳珠草矣。或謂三生石上，償夙世之良緣；連理枝頭，結百年之好合。乘陰陽之氣，投凸凹之機。無怪其越弄越高興，不管日長夜短也。

滿眼蓬蒿

暮笳聲起姐心愁，結起子私情弗罷休。朱顏難久，不覺白頭。及時歡樂，除死便休。你看盤古以來，多少九烈三貞介歌來囉哩？只落得滿眼蓬蒿共一邱。

花底閒人曰：姐兒生就一雙慧眼，看得真透，可於逍遙天上稱廣大教主矣。

一滴何曾

一坵荒墮草連天，姐兒見子共郎言。人生百歲，能幾少年！風流錯過，也是枉然。你若不信，只看劉伶墳上土，一滴何曾到九泉。

花底閒人曰：色卽是空，空卽是色，是色是空，是空是色。

小阿姐說來幾句話，頗得此中妙諦。

不妨遊衍

泉聲出澗百花飛，郎去遊春要及時。風和日暖，流鶯亂啼。綠楊紅杏，春光幾時！姐道：『郎呀！你早早去時早早轉，不妨遊衍莫忘歸。』

花底閒人曰：凡百事可以早去早回，獨遊春未必能早去早回也。而小阿姐獨怕郎遊春不早回，於是千叮嚀萬囑咐。要知你愈叮嚀愈囑咐，情郎愈不願早回，恐怕莫忘歸而未必莫忘歸也。

疑是蟾宮

歸家錯走到姐門前，喫箇姐兒幕面相逢把袖牽。進他門去，彼此緊纏。郎心迷戀，說道：『我不回了，就留此眠。月亮底下，抱子花

樣能箇姊兒只一看，疑是蟾宮謫降仙。」

花底閒人曰：這一錯走，錯得真巧，錯出這一場妙事兒。人生能錯得幾回！我也很想錯一錯。

暫時相賞

仙人也要害相思，你弗見劉阮天台分別時。況人非仙比，百年幾時，有花須折，莫待無花折枝。姐道：「郎呀！小阿奴房中有介春酒一壺花一朵，暫時相賞莫相遠。」

花底閒人曰：春宵一刻值千金，人人得而寶貴，怎敢相遠。

何用浮名

相違許久得相親，纔得相親又遠行。三年取士，秋闈又春。書箱琴劍，匆匆起程。姐道：「郎呀！我聽你雪月風花有啥弗快活，何用浮名絆此身！」

花底閒人曰：我若能老死溫柔鄉，決不再作他想。惜乎求名求利者，大都不與我同心。然亦辜負小阿姐一番妙意矣。

五湖烟景

身才小，眼卽俗，先結私情晚做親。鴛鴦枕上，重整舊情。山盟

海誓，兩下稱心。姐道：『郎呀！今夜裏和葉和枝都付與，正是五湖煙景有誰爭。』

花底閒人曰：一番新氣象，兩個舊傢伙，舊緒重溫，新人已舊，這一段風光別有滋味。但是姐兒，若再有一個如意郎，立於門外者，則這桃花洞裏，來日之波浪，必不能平。五湖煙景有誰爭？明爭未有，而暗爭未必未有也。噫，雖快樂，亦危險！

西樓望月

爭得箇情郎正少年，來來去去弗牽連。冤家薄倖，把恩情棄捐。這頭未了，那頭又纏。姐道：『郎呀！你做子風捲楊花處處雪，教奴

西樓望月幾時圓。」

花底閒人曰：蕩子之別十年，娼婦之居自憐。登樓一望，惟見遠樹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寫怨婦憐遠之情，娓娓入骨。然皆是怕情郎變作風捲楊花處處雪也。西樓望月幾時圓，果冤家薄倖，恐無圓月時矣。天下癡女兒，讀此當同聲一哭！

微軀此外

圓月分明鏡照樓，姐兒房內正綢繆。珊瑚枕上，恩情兩投，花心一點，與郎緊收。小阿姐道：『我今生有子介樣一箇風流伴，微軀此外復何求。』

花底閒人曰：妙在花心一點，可以自在吞吐。但此一吞一吐，條條條麻條酸，可令人迴腸，可令人盪氣，可令人銷魂，皆在一吞一吐一抽一送一迎一合一揉一抵之間。微軀此外復何求，這此字之妙處，卽在方寸中之一點兒。

直欲漁樵

求神問卜弗見郎轉程，算來必定爲功名。想漁家翁嫗，村醪共斟；想樵家夫婦，山蔬共羹。姐道：『郎呀！小阿奴就博子鳳冠霞帔，無啥大快活，直欲漁樵過此生。』

花底閒人曰：崇山幽壑間，本是極樂世界。市儈不知，鄙爲

村野，蓋彼之胸中邱壑，目中見識，早可鄙矣。小阿奴以兒女私情，勸情郎隱逸，其溫柔敦厚之中，別蓄一種烟霞氣概，直愧終冠蓋碌碌之士大夫。誰謂村野之間，未有高懷綺思者！昔有某婦，因乃夫宦游四海，寂寂如萍，後作詩一律常家書，促其歸田；詩云：『老妻書至勸歸家，寄語田園樂事賒。彭澤鯉魚無錫酒，宣城栗子蠶山茶。牽蘿已補床頭漏，扁豆猶開屋角花。粗布衣裳白米飯，問君何事滯天涯？』語語寫入至情，語語以妙境引人，語語全說的是家常話，語語實解人生之至樂。比福可與小阿姐同道矣。

海鷗何事

生成一對好夫妻，囉要旁人說是非！前緣夙世，恩情怎離！縱然風浪，盟言怎違！姐道：『我聽情郎本是池上鴛鴦雙雙常作伴，海鷗何事更相疑？』

花底閒人曰：惟其是一對好鴛鴦，方有人說長說短。無風之浪，却也不可不防。

枕簟仍教

疑千猜萬只當亂鴛鴦，我聽你心堅怕啥閒事非。香肩相並，素手

共攜。只見鶯鶯雙宿，游蜂對飛。姐道：『喫個滿園風景，勸子奴個風流興，枕簟仍教到處隨。』

花底閒人曰：雙宿雙飛，不分朝暮，却是一對安樂神仙。惜乎人間如是者太少。

愁見河橋

隨郎十里到長亭，別子情哥便轉身。輕移蓮步，神魂暗驚。今朝別去，別日見君。姐道：『我儂就是黃連，做子舌頭能苦切，愁見河橋酒幔青。』

花底閒人曰：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那離別滋味，乃人

間最難消受事，黃連奚可喻哉！

男兒到此

青山綠水古今同，男女相思一樣濃。玉環魂斷，皇家也空。綠珠花墜，豪家也空。只有范蠡扁舟載子西施去，男兒到此是英雄。

花底閒人曰：福王少小風流甚，不愛江山愛美人。這亦是對於粉黛中之豪舉也。

但逢佳節

雄鷄啼罷漸星稀，夢醒巫山郎要歸。留郎不住，任郎早回。送郎

執手，問郎後期。郎道：「姐呀！你有心時我有意，但逢佳節約重陪。」

花底閒人曰：「一年佳節，能得幾乎？若以佳節訂佳期，未免太少矣。」

更待銀河

陪郎同到木香亭，好像牛郎織女喜相迎。年年七夕，鵲橋會情，一宵歡愛，恩情又分。姐道：「我別子情郎若要重相會，更待銀河到底清。」

花底閒人曰：銀河若永無清日，情郎與姐兒豈便無相會之時

乎？說到此處，其心酸矣。

夜深搔首

清清獨坐繡房中，思憶子情郎忒弗通。拋人一去，竟無影蹤。
粧台斜倚，淚痕點紅。姐道：『我紅粉弗搽花弗插，夜深搔首歎飛蓬。』

花底閒人曰：一萬聲長吁短歎，五千遍搗枕捶床，小阿姐此時，應有這般舉動，豈僅不搽紅粉插花已哉！

相送柴門

蓬鬆兩鬢睡初醒，郎別姣娘要出門。風流纔罷，情人要行。花梢月上，誰樓四更。姐道：『我恩愛私情弗忍輕離別，相送柴門月色新。』

花底閒人曰：欲留難留，欲捨不捨，者番景況，已不堪消受矣。而況於雲收雨歇之餘，神倦情濃之時！李後主云：『別時容易見時難，』我以爲見固難，而別亦不易也。

安得元龍

新年裏別子我郎舟，教我時常記掛在心頭。多情不見，望穿雨旆。雲山萬疊，教奴送愁。姐道：我若望郎須是登高處，安得元龍

百尺樓。」

花底閒人曰：情郎一別，萬里迢迢，地角天涯，夢魂難覓。

雖登望夫山之巔，恐亦不克窺郎之影，百尺樓究何益也！

斷橋垂露

樓高百尺傍河東，姐望郎來路不通。鄰鄰淺碧，一重又重。夜深人靜，羅幃尚空。姐道：『我儂好像撐渡船個等人立在河邊看，只見斷橋垂露滴梧桐。』

花底閒人曰：盼不到山遙水遠，鴻飛冥冥，而燕去梁空，夜寒香冷，加以梧桐葉上之露滴，愈覺淒涼。吾料其相思淚，應和

梧桐葉上之露水珠兒，一點一滴並落矣。

醉把茱萸

梧桐落葉九秋天，羅帳裏無郎懶去眠。黃花已綻，知郎那邊！金樽獨對，淚痕未乾。思憶子情郎去年今日登高處，醉把茱萸仔細看。

花底閒人曰：遍插茱萸多一人，可易爲情郎詠也。

空戴南冠

看看月上粉牆頭，弗見情郎那弗憂。連宵不會，今夜又休。又不知何方羈絆？又不知何事逗遛？姐道：『郎呀！介箇美約良宵弗來奴

處尋快活，再去空戴南冠學楚囚。」

花底閒人曰：不願尋快活，而願自尋苦惱，空戴南冠學楚囚，人世間比比皆是也。

餘音嘹亮

楚囚深鎖恨重重，那得個情郎信息通。從伊一去，歌停笑慵。當初恩愛，落花曉風。姐道：「郎呀：你弗記別時小阿奴唱個陽關調，餘音嘹亮尙飄空。」

花底閒人曰：陽關三疊柳依依，那是別時景況。事過境遷，誰能記憶？恐怕姐兒歌停笑慵之時，正是情郎酒綠燈紅之候也。

賞心從此

空庭落葉暮秋時，姐見子郎來笑嘻嘻。離情滿抱，今番訴伊。開懷暢飲，黃花滿籬。姐道：『郎呀！小阿奴一寸柔腸化做子丈二軟藤繩子，將郎來縛住，賞心從此莫相違。』

花底閒人曰：慢道丈二長之軟藤繩子，即將一寸柔腸，變成鐵索，恐亦練不着孤舟也。

教兒且覆

遠子親夫要捉我情郎，就是十歲親兒來做媒。花陰月底，密約暗

期。潛踪滅跡，必須見機。小阿奴房中只要騙得親夫醉，教兒且覆掌中杯。

花底閒人曰：戲將十歲親生子，權作牽紅月下人，春光却不致洩漏。但這個小王八羔子，甘心奉乃父一頂綠頭巾，不知可安心否？或謂此正是一個孝子，蓋爲乃父分勞，爲乃母增樂耳。

不須檀板

杯中有酒是奴斟，再勸情郎飲幾分。人生行樂，能有幾巡！淺斟低唱，儘可遣情。姐道：『郎呀！賞心樂意只是隨常便，不須檀板共金樽。』

花底閒人曰：醉翁之意不在酒，金樽檀板，本非必要之品，而所以賞心樂意者，仍在疎雲淡雨之間也。

好收吾骨

樽前相別又經年，那得情人到眼前。懨懨多病，誰將信傳？看看消瘦，難將命延。姐道：『郎呀！就作子我命盡祿絕也要等個郎來到，好收吾骨瘞江邊。』

花底閒人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雖具精衛啣石之苦心，恐終不克填此孽海。

酩然直到

江邊白浪花吹，姐聽情郎坐一堆。杯中有酒，暢飲莫辭。旁人閒講，推做不知。姐道：『郎呀！天大事來只是拚一醉，酩然直到太平時。』

花底閒人曰：天下最難之事，卽是醉字。能醉固難，不醉亦難。舉世於癡男怨女，皆渾於醉而不醉，不醉而醉之間。果其真不醉或真醉也，必不魂銷而腸斷矣。

也應無計

時光來到姐兒姣，喫郎君拖住要成交。奴年幼弱，力怯體姣，被郎強逼，教奴苦熬。姐道：『郎呀！小阿奴就像個世亂人家伴在深山裏，也應無計避征徭。』

花底閒人曰：征徭之苦不易避也，人生必須受一次。迨蓬門已開，花房吐火之後，自然苦盡甘來，那時雖強迫你避，亦不願避也。

庭院春深

征徭緊急實難逃，個樣雜情雜意個郎君真餓癆。也無好醜，逢着做姣；也無老少，遇着便交。阿奴弗如斷子念頭歸去罷，庭院春深聽

伯勞。

花底閒人曰：情郎固是色中餓鬼，小阿姐亦未必不是花下游魂。不然，何必斷子念頭歸去，向庭院中聽伯勞乎？要知伯勞之聲最哀，小阿奴亦不能耐聽，何妨再別尋一個如意郎，免得春深獨守也。

好有好的風流，醜有醜的情趣，老有老的妖嬈，少有少的嫵媚。情人眼裏出西施，個中滋味，全在嘗者之嗜好。

爲問蟠桃

勞子我哩情郎把酒沾，沾來花下共歡呼。郎把玉簫按譜，奴唱嘉

與妙歌。歌聲簫韻，好似鳳凰引雛。姐道：『郎呀！個樣得意私情，
嗆弗結子三千歲，爲問蟠桃熟也無？』

花底閒人曰：小紅低唱我吹簫，極人生之至樂，三千歲猶嫌
少也。

跋

男女飲食，賢者不諱。市之所謂淫褻者，蓋慾失常度謂之淫，慾非失於常度仍是情。是度也者，適淫情之界，卽苦樂之界也。慧者獲得真情^也則樂，蠢者惹得淫褻則苦矣。此書以山歌俚語，寫田園之真，繪男女之趣，字字發乎至情，達於至理。非秉真性情者不可讀此書，非具真學問者不可讀此書，非是真聰慧明雋者亦不可讀此書。此書得天地之真，合陰陽之趣，目之爲情書則可，目之爲淫書則大不可。爰跋數語，爲後來讀者之津梁。

